

## 《生命伦理线》 7.3.2023

区结成医生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荣誉顾问

### 让 AI 代劳有什么伦理问题？

我们中心近年研讨的主题包括人工智能(AI)在未来的医疗应用，以及它所衍生之伦理问题。AI 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在特定专科范围可以协助、支持甚至局部取代医生和其他医疗人员的工作，适当地应用可以提高效率和减少失误。它还在快速发展、进化和突破。在伦理学范围，经常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善用、防范风险、清晰问责、保护个人隐私、防止滥用监控，以至维护人性化服务等等。这些议题常假设人始终保持主导，然而，AI 可能不会完全受制于人，它能颠覆既有常规逻辑，冲击体制秩序。近期 OpenAI 研发的 ChatGPT 爆红，其威力和颠覆性就令人措手不及。

我们早已知道，不少 AI 程序或机器人有能力通过医学执业考试甚至专科资格考试。那是专攻一瓣、经过特殊训练的智能，难度其实不高。围棋人工智能 AlphaGo 展示深度学习自我完善的威力，不过仍是单项智能。ChatGPT 跟 Google AI 的发展方向同样在开拓趋近普遍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的程序。不少评论指出，ChatGPT 并不是特别创新，也没有革命性的技术，但它成功地以新一代语言模型与用户互动，在多个范围都能依指示交出似模似样的功课，包括写文章、图象设计、程序 coding、综合分析，甚至倾谈辅导，像是初步的普遍智能。它有些反应令人出乎意料，例如肯承认错误，也会质疑不正确的提问，这仿如有意识在活动。

OpenAI 于 2015 年创立时是非营利组织，2019 年就宣布成立以营利为目的的子公司，今次市场推广的策略有狠劲，没有包袱，不怕错谬，短短两个月就吸引一亿人试用。它的极速流行预示着对一些行业的威胁，在教育范畴回响最大。完全未经特训的 ChatGPT 在美国顶尖学府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Wharton) 的工商管理硕士期末考试拿到 B 等评分，成为免费宣传。美国纽约的公立学校迅即禁止学生使用，以防代做功课和考试「出猫」，香港的大学相继宣布禁止学生使用，但未说明如何可以切实禁止。香港政府考虑成立委员会研究如何规管，新加坡政府却满有信心，鼓励公务员用 ChatGPT 草拟文书提高工作效率，积极迎接 AI 新纪元。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计算与信息科学系副院长 P. C. Shi 说，任何人都无法阻止 AI 取代白领工作。「这不是狼来了的故事，狼已来到门外。」她认为 ChatGPT 有能力在初中或高中阶段轻松地授课，在大学授课暂时仍未可以，然而可应用于辅

助学士与硕士学生的学习。她相信，很快各级教育工作者就会发现他们的传统角色会在一夜之间起变化。要跟上日益精进的 ChatGPT，就必须面对挑战，努力调整教学和考核学生的方法。

### 不像人脑思维

笔者感兴趣的是伦理方面。首先要弄清楚的，可能就是本文题目：让 AI 代劳有什么伦理问题？试以写文章为例。本栏是从 2017 年开始的，早年主要由自己供稿，近年改由中心成员轮流撰写。以现今 AI 之能力，由人出题，AI 代劳写稿，稍加修订而定稿，应该可以提供不错的伦理讨论文章。这衍生的问题并不简单：文章可以仍旧由我署名吗？这是否在欺骗读者和编辑？如果声明有 AI 参与创作，是否推卸作者的责任？在人与 AI 合作之下，「文责自负」原则是什么意思？如果文章冒犯甚至伤害了第三者，我被投诉或控告，可否追究开发 AI 的公司？抑或是，在应用 AI 写稿之前，我自己有责任评估程序质素、盲点和可能引致的风险？

类似问题也在 AI 的医疗应用范围被提出。今年本地有一宗震动医学界的新闻，两名医生在 6 年前「开漏药」，在使用压抑免疫系统的药物医治肾病的时候，未有顾及保护病人原有的慢性肝病而酿成风险，病人最终急性肝衰竭死亡，医生被控以重大疏忽误杀罪。

像这一类失误，完全可以透过 AI 协助医生诊治而防止，无论是开药的逻辑、提示病史数据以至核对处方，都可以由 AI 出力，一察觉到疏漏即示警。

问题是，引入 AI 系统协助医生诊治和作临床判断，并非限于单一情景中的单一医疗决定。临床有上千种情景上万种医学决定，假设 AI 有 99% 建议是良好的，问题是那 1% 的误导或错判不容易事先知道，甚至发生了也不会实时被发现。AI 的深度学习并不像人脑思维，它的逻辑并非直线的，也欠透明的推理，风险不易处理，更难日常审查纠正。

### 牵涉复杂问题

进一步问，将来医生如果使用威力强大的 AI 支持临床系统，在诊治甚或做手术上面变得依赖，去到什么程度医生才须告知病人，你的诊治有 AI 在参与(甚至主导)？出事故时责任如何分担？AI 对话机械人(chatbot) 甚至可能应用于临床心理辅导，这会有违人性化医疗原则吗？医院引进 AI 系统有什么管治责任？开发和供应 AI 的一方要负什么责任？

一些伦理问题可以用「务实」的方式解决，例如事先申明风险、建立严谨的引进科技的程序，设立事故汇报机制等。然而，并非所有问题也可以「务实」地解决

的。

在教学范围, Wharton 学院管理学副教授 Ethan Mollick 示范如何正视伦理问题。他主动给学生提供规范指示。「在本课程中, 我期望您使用人工智能 (至少包括 ChatGPT 和图像生成工具)。事实上, 有些作业将要求使用它。(但要注意) 你必须声明使用了它。请在使用 AI 的任何作业中包含一段解释您使用 AI 之目的和用了哪些提示字符串的段落。未能这样做将违反学术诚信政策。」

这是可取的方向, 不过 AI 应用于医疗上牵涉的问题远比学术诚信复杂。AI 不是门外的饿狼, 但它也不只是一匹等待驯服的野马而已。应用 AI 所为何事? 它会助长什么价值? 侵蚀和颠覆什么价值? 这些不是抽象的关注。人医治人, 人教育人, 离不开良好的价值观。

《信报》「生命伦理线」2023 年 3 月 7 日。